

元代個體量詞舉偶

鄧邦雲

量詞是漢語重要組成部分，而個體量詞是漢語量詞的主體，體現着漢語量詞的特色。個體量詞“表示人和事物的單個量”^①，其功能除計量外，還在於表現事物的形象，並承載着人們的主觀感情。在民族大融合的元代，漢語個體量詞在繼承的基礎上得到長足發展。筆者考查了 13 例個體量詞，藉以管窺元代量詞特點。

1. [圓]《說文·口部》：“圓，圜。全也。”王筠《說文句讀》：“再言此者，言圓非與方對之圓，乃是圓全無缺陷也。”唐、宋時已可用作量詞，計量圓形藥丸，元代繼承了此用法。

(1)錫鉛爲圓，如梧子大，每服三圓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方》卷三)

(2)食後臨睡，姜湯或熟水下五、七圓至十圓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方》卷三)

(3)服七圓至十圓、十五圓，用麝香少許、好酒送下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方》卷十三)

明清“圓”出現量其他圓形事物(如大琉璃燈)的用法，這表明元代“圓”的量詞用法還處在發展中。

2. [規]“規”本爲畫圓的工具。《說文·夫部》：“規，法度也。”《玉篇·夫部》：“規，正圓之器也。”宋代已出現“規”量日、月的用法，元代用例漸多。

(1)鑿池數尺通野水，開牖一規留白雲。(倪瓚《過許生茅屋

看竹》)

(2)落花綴蛛網，蜀錦一規紅。(倪瓚《蛛絲網落花》)

(3)一規明月懸江海，幾許人家夜枕安。(方回《次韻夾谷子括吳山晚眺》)

(4)幾度春風寒不化，一規霜月冷相窺。(朱晞顏《梅》)

(5)鈎畫尚留奎壁潤，斂歸明月一規中。(張伯淳《思陵金書扇面案》)

“規”也可用來量圓形的玉。

(6)高寒月半弓，清粹玉一規。(陸文圭《壽李仲明同知》)

元代量詞“規”使用範圍較狹窄，僅限于量日、月、玉等圓形物，且一般出現在詩歌中。這表明“規”作量詞具有鮮明的文學色彩。

3. [眉]《說文·眉部》：“目上毛也，从目，象眉之形。又眉通媚，嫵媚也。”《釋名·釋形體》：“眉，媚也，有嫵媚也。”缺月形似眉，故可用“眉”來量月，這種用法在元代詩歌中較為常見(宋代已有用例)。

(1)歸來剩帶烟霞馥，一眉初月浮高空。(吳澄《次韻玉清避暑》)

(2)體呈全璧徑尺許，沼開新月纔一眉。(許有壬《李惟中學士自西臺侍御召入以未央宮瓦硯為贖作此謝之》)

(3)霞拖數縷日初沉，月挂一眉天未暝。(楊公遠《梅花》之一)

日偶爾也成眉形，如日食的時候，因而“眉”也可量日。

(4)一眉不及黃昏月，萬目驚看白晝星。(艾性夫《日食》)

量詞“眉”的主要功能顯然不是計量，而是表形。它能將月表現得既形象，又使其具有了女性般的嫵媚。可見元代“眉”也是文學色彩很強的量詞。

4. [指]“指”本為手指。《說文·手部》：“指，手指也。”人

有十指，故“指”也用來量人，類似于量牛、羊的“角、蹄”等，這是上古語法的殘存。魏晉時已出現其量詞用例，元代繼承了此用法。

(1)家之仰食者，近二百指。(程端禮《送衛縣尉致仕序》)

(2)初，公畜家僮數百指，悉縱遣為良。(王惲《大元故廣威將軍寧晉縣令李公墓碣銘》)

(3)廣陵市中，家僮數百指。(陸文圭《巽溪翁墓志銘》)

(4)訃聞閭門二百指，哭振閭巷。(劉詵《志銘建昌經歷彭進士琦初》)

“指”所量的人一般地位不高，而且人數較多。這種數學式的計量方法，使文意顯得古樸。

以上四例的量詞用法基本上是對前代的繼承，其詞義及適用對象均沒有發生明顯變化。

5. [具]《說文·卅部》：“共置也。”兩漢時“具”已可用作量詞，用以量成套、完整的器具，元代繼承和發展了其量詞用法。

(1)割舍的一具棺材，停置幾件布帛。(《元曲選·竇娥冤》第二折)

(2)吳下繆才子，遺余以紅牙板一具。(楊維禎《紅牙板歌》)

(3)以寵賚之珠、對衣、寶帶一具。(馬祖常《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勳之碑》)

以上量器具，它還可量骨架。

(4)旁中有人骨一具，趺坐若生而成者，與石俱化。(鮮于樞《困學齋雜錄》卷一)

(5)凡埋骨一具，可得子羊數隻。(姚桐壽《樂郊私語》)

(6)以雄羊脊骨一具，斫碎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方》卷九)

它還可量內臟。

(7)以鷄窠悞一具，並腸淨洗，燒為灰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

方》卷七)

(8)用焉肝一具，洗淨煮存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方》卷十三)

(9)用羯羊肺一具，去皮尖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方》卷五)

它還可計量牛，相當於個體量詞“頭”。(劉世儒先生認為這裏的“牛”包括一整套耕具，那“具”當為定數量詞)

(10)你是我姐夫，借我一具牛。(《元曲選·兒女團圓》第二折)

(11)二頃田，一具牛，飽後休。(馬致遠《四塊玉·嘆世》)

“具”的量詞功能魏晉時就很發達，元代有所變化、發展的大致有兩處：一是出現量內臟的用法；二是其成套義減弱，個體量詞性增強。

6. [位]“位”作為量詞由“位置”義轉來，(《說文·人部》：“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。”)一人佔有一個位置，所以可用“位”量人，此用法產生于魏晉。元代“位”的量詞用法很寬泛，可計量神靈、先人，敬意明顯。

(1)……始祖室三間，內附祧廟神主五位。(楊奐《還山遺稿》卷上)

(2)殿中有千手眼觀音一位，尤精緻。(劉一清《錢塘遺事》卷一)

(3)這七位神仙都認的了。(《元曲選·城南柳》第四折)

以上量神靈、先人，“位”的敬意當來源于此。它也用來量生活中的人，仍含敬意。

(4)這一位白衣卿相，是我的同窗故友。(《元曲選·東坡夢》楔子)

(5)這一位是曹參，這一位周勃，這一位樊噲。(《元曲選·氣英布》第一折)

(6)四位小娘子問小官求詩，有有有！(《元曲選·東坡夢》第二折)

“位”還可以用來量自己，敬意有所淡化。

(7)余之介佐二人，參貳二人，暨余共五位。（郝經《蘆臺記》）

(8)這位是速報司，俺三位神靈，保佑的是孝子，折罰的是忤逆。（《元曲選·小張屠焚兒救母》第二折）

劉世儒先生說：“現代語‘位’是對‘人’的敬稱；但在南北朝就不一定是如此。”^②元代“位”已明顯含有敬意，這表明元代其量詞用法已走向成熟，已同于現代漢語了。

7. [房]“房”本為正室兩旁的房間。《說文·戶部》：“房，室在旁也。”魏晉時已產生量妻妾的用法。元代量詞“房”不僅用來計量媳婦、妻子，也用來計量家庭的分支，這是因為他們都與“房”有關。

(1)有兩個孩兒……有兩房媳婦兒。（《元曲選·凍蘇秦》楔子）

(2)予家因先人晚年不主事，先妣主城南新居，長兄一房亦在城南。（孔齊《至正直記》卷三）

(3)三人家飲食，必先家長。至於一房亦然，則使幼者漸知禮儀，家道日興矣。（孔齊《至正直記》卷三）

(4)曾祖厚德，所以待吾甥一房不薄。（陳櫟《答吳仲文甥》）

唐宋時“房”還出現量呈房形的植物果實或其他事物的用法，元代這種用法基本消失。元代“房”的量詞用法已逐漸走向成熟，接近于現代漢語了。

8. [盤]“盤”本為器物名。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槃，承槃也；盤，籀文，从皿。”魏晉時，它已可作器物量詞。元代“盤”除可作器物量詞，還可作個體量詞，用來計量棋和盤形事物。

棋盤是棋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人們使用“盤”來量棋。

(1)老丞相，小官與你相公圍此一盤棋。（《元曲選·蔣神靈位》第二折）

(2)你那人間千古事，子是松下一盤棋。（《元曲選·泰華山陳搏老祖高卧》第二折）

“盤”具有“扁而淺、多爲圓形”的外形，人們使用它量有類似特徵的個體事物。

(3)計瓦房十二間，人五口，白磨子一盤。(《元典章·戶部·家財》)

“盤”用來量棋，大致產生于宋；量盤形事物是元代產生的新用法，明清時期其用例逐漸增多。現代漢語中，量盤形事物是量詞“盤”主要功能之一，這表明元代其量詞用法已初步走向成熟。

以上四例的量詞用法較前代均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和發展，這表明社會的發展、人們文化心理的變化，會帶來漢語量詞（特別是個體量詞）的變化和發展。

9. [牽]“牽”本指拉、挽。《說文·牛部》：“牽，引前也。”元代“牽”由此發展爲量詞，計量可牽行的牛、羊、豕。

(1)代致下情，漫有北羊一牽……辱一笑而留之。(趙孟頫《致總管相公書》)

(2)茲承四令郎舍人榮締良姻……蜉蛄三十斤，綿羊一牽。(趙孟頫《復親太夫人書》)

(3)猶以諸史之青編，易兩牽之黃犢。(謝應芳《擬與金壇縣告索尹氏寄書啓》)

羊身多毛，因而可用柔毛借指羊，這樣“牽”也就可用來量“柔毛”。

(4)茲有柔毛一牽，牟粉十封……一笑留之，幸甚。(趙孟頫《與明遠提舉書》)

明清時期量詞“牽”的用例逐漸增多，表明元代它還處於萌芽、發展階段。

10. [皮]《說文》：“皮，剝取獸革者謂之皮。”後來也指植物皮，元代“皮”由此發展爲量詞，計量有“皮”的植物葉。

(1)生姜三片，紅棗一枚，或加苦竹葉十皮。(危亦林《世醫

得效方》卷一)

(2)水一盞，姜三片，棗一枚，木一片，紫蘇葉二三皮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方》卷一)

(3)紫蘇葉三皮，鹽少許，沸湯調下，不拘時候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方》卷三)

(4)竹葉三皮，薄荷三皮，煎不拘時，溫服。(危亦林《世醫得效方》卷十一)

今天有些方言保留了其量詞用法，如江西玉山可說“一皮樹葉”(參見許寶華主編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)。《成都方言詞典》“匹”詞目下有“樹上落下幾匹葉子”，筆者據此認為“匹”當作“皮”。

11. [統]“統”本指絲的頭緒，元代開始出現量詞用法，用來計量碑碣。“統”用來計量碑碣，這大概是因為它與碑碣都有“直”的特徵。

(1)我久已後索與他蓋一所設像的祠，建一統紀節的碑。(《元曲選·伍員吹簫》第二折)

(2)將一統家丈三碑，霹靂做了石頭塊，這的則好與婦女捶帛。(《元曲選·薦福碑》第三折)

(3)着後人向墓門前高聳聳立一統碑碣。(《元曲選·范張鷟》第二折)

碑碣上一般有文字，故“統”也可計量碑文。

(4)我這寺中碑亭內，有一統碑文。(《元曲選·薦福碑》第三折)

(5)我這碑亭中有一統碑文，乃是顏真卿書法。(《元曲選·薦福碑》第三折)

元以後“統”出現量木材的用法，這說明元代其量詞用法還處於產生和發展階段。

12. [脰]、[脰]“脰”，即膀肱。《說文·肉部》：“脰，膀光

也。从肉，孚聲。”元代時開始用作量詞，計量屎尿。又《說文·包部》：“胞，兒生裏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脬，俗作胞。旁光，俗皆从肉。”因此“胞”也可用來計量屎尿，這兩個量詞具有很強的口語色彩，一般用於口語性較強的雜劇中。

(1)適纔俺大王見他時，先該除他鐵帽子，撒脬尿在裏面。
(《元曲選·氣英布》第三折)

(2)我入城來，撒了一胞尿。(《元曲選·魔合羅》第四折)

(3)我一胞尿溺，我也溺死了他。(《元曲選·西遊記》第五本第十七出)

(4)則被一胞尿，爆的我沒奈何。(杜仁杰《耍孩兒·莊家不識構闌》套數)

以上五例均是元代產生的新量詞，它們的口語性較強。

胡適在《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》中說：“其時（元代），詞也，曲也，劇本也，小說也，皆第一流之文學，而皆以俚語爲之。”元代文學的口語化，爲量詞提供了更大的活動舞臺，這也是元代量詞得以長足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。通過對元代部分個體量詞的考查，不難看到其鮮明的特色。

一，部分個體量詞的口語色彩明顯。如用“脬、胞”計量屎尿，口語化使量詞更具活力。

二，部分個體量詞的修飾、描繪作用突出。如用“眉、規”量月，形象地描繪了月的形貌。

三，個體量詞產生途徑自由、多樣。有的取自其形狀，如“圓、規”；有的取自某一部分，如“肩、指”；有的取自相關事物，如“房、位”；有的更取自於相關動作，如“牽”。來源的多途徑，壯大了量詞隊伍，而且使量詞更富民族特色。

漢語量詞發展史是一部從未斷裂的通史，元代量詞是其重要組成部分，是古代漢語量詞向現代漢語量詞過度的重要階段。比較唐五代，元代量詞進一步走向成熟，更接近現代漢語了。

〔注釋〕

- ①何杰《現代漢語量詞研究》，第30頁。
- ②劉世儒《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》，第164頁。

〔參考文獻〕

1. 何杰《現代漢語量詞研究》，民族出版社，2000。
 2. 劉世儒《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》，中華書局，1965。
 3. 游黎《唐五代量詞研究》（四川大學2002年碩士學位論文）。
 4. 趙中方《宋元個體量詞的發展》，揚州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，1989年1期。
 5. 白冰《宋元時期個體量詞的變化和發展》，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，2001年1期。
- （鄧邦雲 四川大學中文系2002級漢語史專業碩士生 郵編610064）